

瓦德西拳亂筆記

庚子聯軍統帥 瓦德西 *Waldersee* 拳亂筆記

一九〇〇年

八月初間，與吾馬利亞滯居於 *Neverstorfi*。七日方欲由彼處前往 *Berches garden*。忽奉皇上電旨，任余爲東亞高級軍事司令 *Oberbefehls haber*，並諭立刻前赴 *Wilhelms höhe* 謁見。聞命之下，一時驚喜惶恐交集。吾妻之賢慧美德，是日又復充分表露。當其御召初來，恰有如霹靂一聲，使伊爲之震顛。但一轉瞬間，伊又神色安定，深信上帝必能始終保佑。倘使吾妻相愛之情，猶有再行增進之可能者，則此短聚之十四日間，實其時矣。伊盡力設法使余，勿過感別離之苦。此種態度直至 *Neapel* 碼頭分手之時，伊猶能強自保持也。八日余到 *Wilhelms höhe*，皇上待余極爲優渥，並偕余散步半鐘，討論當時局勢。皇上告余，彼自始即欲促成在華列強共同動作。幸而列強方面，亦漸漸有此省悟，非共設一位聯軍總司令，其勢難期最大勝利。未幾，首得俄皇方面同意，贊成余爲聯軍總司令。皇上對於此次對俄交涉勝利，似極爲得意。並信其他列強，亦將次第贊成。

但余不知奧大利意大利日本三國之同意，究竟何時可得；是否現刻已經徵得，或須待至十七日余再到 *Wilhelms höhe* 謁見之時。此外法美兩國方面，至今尚無回電。英國方面則正在接洽之中。以日本或美國擔任總司令一職之事，自始即認爲萬不可能。奧意兩國則以其所負軍事責任之少，在華利益之微，不復提出此項要求。只有俄英兩國，自信具有擔任斯職之資格；但彼此均不願相讓；而且當時亦無人希望英國擔任總司令一職。因英國在 *Burma* 戰爭一役，英軍名譽損失不小，故也。若法國方面擔任斯職，雖不免英國出來反對，但究竟具有可能之性；不過據余所知，法國方面實未嘗提出此項要求；如其有之，余信皇上或將承認。至於現在總司令問題之解決，實歸功於俄皇之迅速決斷。（俄國大臣）*Kuropatkin* 本人，雖欲謀得斯職，但英國方面決不承認。現在此間以爲北京各公使館，已與外界完全隔絕。大家多疑大禍業已實現，所有全體外人已爲中國『仇教主義』之犧牲。皇上對於此事，曾特別注意討論，並立誓報復斯仇。皇上每聽旁人竊議，『中國政府對於此種過激行爲，或終有所畏而不敢出；北京各使館人員，或尚生存，亦未可知，云云。』輒怒形於色，不以爲然。皇上以爲法美兩國必能贊成。

德國方面擔任總司令一職。皇上又令德國海軍，亦復歸余指揮。此事於余極爲有益。但海軍大臣心中，似不以此舉爲然。彼以爲將來內部必發生許多爭執，蓋德國陸軍與海軍，同歸一個司令調遣者，此次似屬於創舉，故也。所幸者當時除 V. Fahnke 將軍外，Schlieffen 伯爵，Sendun 及 Diederichs 兩位海軍提督，亦適在 Wilhelms höhe 對於司令部組織事宜，得以彼此直接討論。

余之出發，以愈速愈妙，故決定乘二十二日由 Neapel 開駛之 Sachsen 號海輪前往。皇上發諭廷臣，代爲預備一切。我們於九日到柏林準備行裝，並到各部（陸軍部，海軍部，尤其重要者爲外交部。）接洽一切。十一日復往 Hannover 料理房屋，並準備將來如或不能再歸之手續。十五日再到柏林，召集總司令人員會議。十七日正午，復赴 Wilhelms höhe 辭闕。十八日晚間，復回柏林。二十日早晨到 Anhalter 車站。

最可怪者是外交部中之辦事情形。當時國務總理適在俄國滯留，對於中國問題，無法向其諮詢；而且彼對於此事，似亦毫無興趣討論。至於外交大臣 Bismarck，則其時正住 Norderney，皇上曾因 Meternich 之傳介，與彼常有電報往來；但亦未被徵詢。所有

海陸遠征各隊之出發，皆僅由皇上一人決斷派遣。副大臣 *Richtshofen* 則其時正在假期之內，不問一切。此種現象竟發生於政治問題如此緊急之時，可怪孰甚。當時代攝外交部務者，爲 *Stuttgart* 地方代表 *Derenhall* 君，待余極爲恭謹；但彼到職未久，亦不能多所助余；彼僅能用其職務名義，以與各國公使接洽而已。至於此次最有關係之人，實爲余之昔日友人 *Holstein*。彼自 *Henckel* 事件之後，已成爲余之死敵。彼近得素負幹才之樞密顧問 *Klemeth*，爲其助手。余現在毅然決定身入獅穴，與彼相晤。余二人對談之下，彼此故意裝作彷彿前此未曾發生嫌怨一樣。彼並出各種文件相示；凡對於余有關係者，均令余閱視。彼此晤談許久。余因而明瞭吾國對華政策，除了懲罰華人之外，未有特別目的。皇上誠然常有『瓜分中國』之籠統思想；但其本意，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；至於由此態度所發生之結果如何，則未嘗有一明確概念。*Holstein* 深以吾國此種政策未免過分爲憂。彼預料必與列強發生許多糾葛。余亦以彼之意見爲然。彼更謂吾國之派遣鐵甲艦隊，難免刺激英人之心，實屬大可不必。

在陸軍部與參謀部之間，以及陸軍部與海軍部之間，又復發生權限問題之爭執；

勢將對於全體發生不良影響。因此余第一次到 *Wilhelms höhe* 之時，特奏請皇上，嚴旨干涉，皇上即當面許可。在柏林之時，*Ballin* 君曾來謁余，並爲余言，船到大沽口起岸之時，若未先行預備駁船，勢將發生極大困難。彼之言竟不幸而中。余遂遣彼前往海軍部中交涉，但該部以爲此種預備，係屬於陸軍部中之事。陸軍大臣曾希望以青島爲大本營，蓋彼實不知青島殊非適宜之地故也。——至少在最近數年之間，尙不適宜。——此事幸余及時察覺，加以干涉。但是余對於陸軍部此次之熱心贊助，却不能不加以承認。所有關於遠征隊之編製出發等等手續，皆可令人佩服。雖然其中曾有幾點錯誤，但就大體論來，總算成績不小。當時陸軍大臣正在給假期內，迨到一切主要工作既竣之後，彼始歸來。彼之僚屬以爲彼不在部，於事之進行，反爲有益，余亦甚以彼等之言爲然。

Kinera 將軍對於此次一切預備，實爲主要人員。因爲完全缺乏海外遠征經驗，以及不知戰地情勢等等之故，所以我們對於該部一切預備不到之處，宜加以相當原諒。此次最令人佩服者，實爲該部毫不吝嗇，其準備規模之大，頗爲余前此意料所不及。因爲對於縱隊之準備，過於鋪張，以致需馬甚多，特在澳洲北美兩處採購。——余對於礮隊之

充分準備，則毫無間言。——倘若當初不購馬匹，改置日本上海廣東等處易於購買之普通運輸器具，則我們可以儉省數百萬金錢，而且步隊亦可較早出發。其他聯軍各國遠較我們辦理得法。尤其惹人注目者，實爲我們之衛生隊；其設備過於鋪張，常爲其他各國所驚訝。在各醫生之中，有幾位極爲高明。至於紅十字會派來之醫院，人數既衆，設備更富，其實未免多事。余之司令部大有人滿之患。余雖曾經宣言，不需軍事稽查以及軍事審判人員，——在遠征隊中已有此項人員。——但仍然照例派遣前來。反之，余甚需用軍事郵便，却又不妥爲設備。至於司令部參謀長一職，都中擬以業經出發之旅長 Schwarzhoff 少將充任，余亦甚贊成之。其他參謀人員，余請陸軍少將 N. Geyl 以及巴燕薩格森費登柏格三聯邦之軍官各一人，出來擔任；又 Marschall, Knigge, Königs-marck, Wachs, Eulenburg, 諸人，亦均派在參謀處任事；皆已得當局批准。其餘人員則請 Hahnke, Schlieffen 兩人自由選派。此次最有益的，爲皇上差遣艦長 Usedom 以及余甚喜悅之傳令官 V. Boehn 氏，前來佐余。

十八日司令部全體人員奉詔齊赴 Kassel。皇上命余一一帶入宮中謁見。見後，皇

上乃正式賜余帥笏，並對余發出一種稍嫌過於活潑之演說，不幸此項演說爲某家報館所得，大施其惡意利用之技倆。在晚間之前，已有消息傳到 *Wilhelms Höhe*；據云：北京已由聯軍佔領，該處皇室業已逃走。此項消息初來，當然頓使皇上大爲失望；因彼腦中曾深信北京各國公使以及使館全體人員，早已被殺；而且預計余到中國以後，全體聯軍前此因疑落雨時節，礙難前進者，至是將在余指揮之下，直向北京開行，余將因此獲得佔領北京之榮譽。此種夢境，現在已成陳迹。北京各國公使仍然生存，所慮落雨時節，今年亦未如期而至；聯軍之前進，已因日本努力而實現；北京之佔領，並未費去巨大的犧牲。但稍爲凝思一下，覺得我們在中國方面應做之事，尚有很多。余並力勸柏林當局，將德國遠征隊之組織，特別擴充，亦蒙完全照准。德國軍隊爲余唯一信賴之軍隊，且爲余之基本實力所在，余固早已瞭然。又余以總司令資格，與聯軍各國周旋，其間必發生許多困難問題，亦爲余早已料知。至於北京皇室之逃亡消息，余聞之甚覺可喜。倘使中國皇室在北京方面爲聯軍所虜，則其勢毋須勞力，便可議成和約。如是則余到中國之時，必嫌太晚；我們在和議席上，或將喪失重要位置。

皇上對於此次遠征之役，懷有一種發展我們東亞商業之最大希望。皇上並令余謹記在心，要求中國賠款，務到最高限度，且必澈底貫徹主張。因爲皇上急需此款，以製造戰艦，故也。其後余更察知皇上欲在山東方面，擴充我們佔有權利。爲達此項目的起見，甚望能够置手煙台之上。皇上似乎曾諭海軍提督 Bendemann（按係當時德國東亞艦隊之統帥）乘機攻取；其後此事未經實現，皇上頗感不樂。現在皇上當然預計余到中國之後，施行此種攻擊計畫，而況余手中更有鐵甲艦隊供其指揮乎。

余此行確未奉到一種指示機宜訓令。除了幾個問題曾向皇上叩詢外，余亦未作頒賜訓令之請求。余以爲自己尋路做去，當極有趣。並願此後亦不以問題去煩擾他人。皇上對於余之個人，在實際上却極關心。彼遣御前侍衛兩人，以隨余行。並親諭該侍衛等，對於余之生命安全，須負完全責任，不准一刻離開余側。皇上曾向侍衛 *Nassari* 特別囑咐，假如戰爭之時，余馳往前綫太近，彼須將余立刻止住，緊拉馬韁，不使前進。同樣，傳令官 *Boehn* 亦奉皇上之諭旨，對於余之勇莽冒險，須力加勸戒。皇上曾下諭 *Tiloyd* 輪船公司，將所有頭等官艙，——其時大部分已由他人租定。——一齊撥與司令部應

用。又諭交通部長預備一駕上等花車，直達 *Neapel* 埠。此外內廷方面，復送來香賓酒二百瓶，以及余平居最喜之 *Punschetrakt* 酒五十瓶，以爲途中之用，此項美酒居然——何等奇怪。——竟自一齊到了北京。

現在社會方面，對於中國亂事，漸漸注意討論起來；尤其是在遠征隊之成立與出發以後，愛國情感，因受設置德國統帥之刺激，日益趨於熱烈。在漢堡車站方面——其時該處得知余駕將到之消息，不過僅僅數點鐘——早已人山人海，向余慶賀。此種歡迎盛會，其後愈來愈多，一直經過 *Hannover*, *Wilhelms höhe* 柏林諸地，以至於啟程之日。皇上自己即嘗身先作則，爲余大開慶賀之宴。余此次由柏林到 *Neapel*，所有德國境內沿途盛況，頗令人憶及一八七〇年。（譯者按，此係指普法戰爭之時而言。）凡余所到，或僅僅經過之車站，無不聚滿羣衆。其中如 *Leipzig*, （此處更蒙 *Treischke* 將軍以王命來賀。）*Reichenbach*, *Plauen*, *Regensburg*, 諸處，來會者往往在數千以上；尤以 *München* 一處，達於最高沸點。該處侍從武官 *Terchenfeld* 伯爵，以王長子之命來賀；此外所有王公大臣，無不一一在場。此次確是一種巨大愛國波濤，經過德國全境，

使余受着一種深刻印象。只是可惜一大部分自由黨報紙，以及全體社會民主黨報紙，用其可鄙行動，竟將此次盛舉，弄成酒中灌水，美中不足。吾人在該報紙等之上，只看見責備侮蔑嘲笑之詞，其主要攻擊目標，當然是在皇上。德國在華三萬軍隊現狀如何？是否已陷入險境？實無人可以預言。在大沽及天津之戰，可謂美滿已極；當時反對黨之報紙，豈非亦嘗對於出征同胞，表示熱烈同情，而收掩其批評詆毀言論乎？

至於余之個人，對於此種喧嘩慶賀之舉，極感不樂；現在衆望所歸，可謂達於極點，只使余有損無益；此種感想余在行將啟程之前，屢向各相識者言之。此外余對於各種口頭筆下或電中報上，譽余爲最能勝此重任之適當人物云云，余但覺其爲諂媚之語而已。

在 Kufstein 之時，陸軍中尉 Binder 以奧皇 Franz Joseph 之命來賀；彼並與余同車前往 Junsbruck；該處太守及其僚屬與將校團等，均在站中迎候。參謀長 Pfeffer 以大公爵 Eugen 將軍之命，伴余直至 Ala。八月二十一日早晨九鐘，車到 Verona。該車主要部分，先由彼處直往 Genua；余則偕同 Boehn, Marschall, Yorck, Register,

Wilberg, Wallmann, 以及其他人員,另向羅馬而去。晚間八鐘即到。侍從武官 *Brussa* 禮官 *Corsini* 司令官長,以及德國使館人員,均在站中迎接;只可惜 *Wedel* 伯爵不在場。彼之代表爲 *Castel* 伯爵。余乘宮車到 *Quirinal* 旅館,爲意王賓客。二十一日早晨先赴 *Pantheon*, 置一花圈於 *Umberto* 王棺之前。然後再謁意王,敘談甚久甚深。晚上八鐘,遂到 *Neapel*, 復得各處領袖之盛大歡迎。余乃與馬利亞同赴旅館,尙得兩點鐘之期間,獨自與伊相聚。十一鐘左右,我們同到碼頭, *Sachsen* 號即泊是處。但直至中夜之後,該船始準備完妥。現在遂到難爲別離之時。上帝佑我可愛可敬之妻,並使伊之心繼續安穩!上帝是我之指導者!他將贈給我們一個爲時不要太遠之歡愉再會!余抱着上帝信心,懷着十分勇氣,浮向海上而去,回望與我世間唯一無二愛人相別之岸上不已。

八月二十五日之報告(時在 *Sachsen* 船上)

余與意王 *Viktor Emmanuel* 陛下,曾有三刻鐘之晤談。最初談及中國戰事。意王遂謂:意國之所以參預斯役者,實以意國爲世界大國之一,對於此種列強共同行動,不

應自外。卽或意國在華並無重大利害關係之可言，亦不應袖手旁觀。彼之遣派軍隊到華，爲數極小；蓋意國之意只在向著華人表示，到有該國軍隊而已。關於意國財政情形，亦復略爲談及。意王以爲此役所需之費，當在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 Lire（意國幣名）。

談次，意王復向余表示，彼甚希望意國在華軍隊，常能團聚一處。余乃答之曰：余將盡力，無論如何不使意軍擔任驛站以及類似驛站之役。余更將使意軍常在余之附近駐紮。至於應用戰艦一事，余從當時意王談話口氣之間，以及後來余與該國外交大臣晤談之下，似乎除了大沽方面掩護陸軍登岸外，並無一種確實計畫。因此，余對於此事，便未詳細商論。而且深恐意王陷於難於回答之境，所以關於意國海軍提督（譯者按其時意國海軍提督爲 F. Candiani）是否得有訓令參加列強海軍共同行動之問題，亦復未曾提出。但就余所得印象而論，似乎可以辦到。意國海軍提督特與德國海軍提督接近；或者甚至於意國海軍置在余的指揮之下，亦如現在奧皇 Franz Joseph 關於奧匈海軍之所爲。（原註，按照奧國所派隨員 Wojcik 隊長之報告，該隊長現居船上。

意王對於李鴻章分向各國單獨交涉，破壞列強共同行動之謀，亦復甚爲明瞭。意王及其外交大臣，對於此位中國顯爵，（譯者按，係指李鴻章而言。）均甚懷疑；余於兩人神色言詞中見之。

談畢，意王復述及最近暗殺事件。（譯者按，係指意王 Humbert 七月二十九日被刺之事而言。）彼相信尚有秘密謀刺之組織。彼曾向吾皇陛下之警察官廳，給送各種重要消息。

談後早餐，是爲意王卽位後之首次宴客。余得享傍坐女王之榮，並覺意王將來必深得賢妻之助。宴中復談及無政府黨人以及類似此種之黨徒。余謂缺乏判斷力之羣衆，需要一位具有明白宗旨，堅強意志，努力前行之首領，以爲指導。女王聞余此言，似頗首肯。余在此處似乎不能不略爲提及，意王 Viktor Emanuel 卽位之日雖不久，但大家均覺得，彼嘗深思靜察，具有比較其父治國，更當較爲獨立行動之決心。

從 Verona 到 Neapel 之途中，各處軍事長官均到車站歡迎。在 Florenz 之時，Turin 伯爵亦來迎接。彼等對余，無不熱誠慶賀，並極信任余之指揮能力。在羅馬勾留

之時甚短，且未奉吾皇陛下諭往謁見神聖教皇之旨，是以未曾晉謁教皇。但余在此處不能不附奏一句，即所有沿途歡迎慶賀之中，天主教牧師來參與者，極爲衆多熱烈云。

八月二十五日柏林威廉皇帝來電（該電係八月二十六日在波賽接到）

自君旅行以後，中國方面之軍事情形如下：

北京已被佔領。聯軍各司令擬將北京置於軍事管理之下。皇室業已逃走。艦長 P. H. 帶領二百七十三名登陸水兵，已到北京。艦長 Hecht 隨着趕去。Hoepfner 將軍已令海軍兩營登陸。其第一營已由 Madari 帶往北京，現已經過一半以上之途程。Hoepfner 自己跟着前進，已有兩日在途。鐵甲戰艦大約八日左右即可到吳淞，將與彼處巡洋戰艦之長官接洽調用之事。揚子江流域方面，現正在醞釀之際。廈門及其附近，發生暴動，教士被打，日本廟子被毀。日本在廈門已令軍隊登陸。滿洲方面，尙繼續與俄戰爭。在政治方面，俄國願與李鴻章議和之希望，現已表露於外。但此事因各處尙在繼續戰爭，恐一時不能成爲事實。據各種消息，中國軍隊沿運河而上，壓迫天津到大沽及天津。

到北京兩綫。李鴻章曾向各國提出願任議和調停之人。中國政府亦以彼任議和大使一職，向各國紹薦。余已拒絕李鴻章，並將此意向中國駐德公使（譯者按，中國公使係呂海寰）及中國政府言之。因為俄國既已佔領滿洲，我們尚有他種軍事任務亟須實行，故也。據我所知，除俄國外，他國政府尙無接受李鴻章之請求者。

余與（英國）皇子 von Wales，及（英國駐德大使）Lascelles，曾在 Wilhelms höhe 宮內晤談；對於拒絕李鴻章之事，以及揚子江流域政策，已得其諒解。揚子江流域對於各國，應該門戶開放；各國得自由保護其僑民；對於佔有菲律賓根據地及希圖直向中國海面擴張特別勢力之美國，在揚子江流域方面，不應許以特別權利。皇子 von Wales 及 Lascelles 甚望英國將李鴻章拘執，以作人質。關於我們此次之談話，已由 Lascelles 報知 Lord Salisbury；並請彼（指 Lord Salisbury）對於上所建議各點，發一共同宣言。（譯者按，此段爲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所訂『揚子江條約』之前史，閱者注意。）

除了俄國，其利益範圍僅限於滿洲與中國北部，而且在華亦無商業或商人須其

保護，因與吾人行動不免異趣外。其餘各國目的可與吾國一致者，則爲各國均不希望過於急速議和。恰與吾人主張先行平定亂事，恢復國內秩序，承認一個新組政府，要求保證將來一切者，完全相同。即在俄國雖有希望和議之心，（此事與俄國金錢恐慌亦有關係。）但因中國暴徒續向北方開來，恐俄國此種和議希望，亦非立時可以實現。俄國預備輸往東亞之軍隊，現尙滯留於 Odessa 地方者，據最近消息，又已開始動員。

威廉

八月二十六日之報告（時在 Sachsen 船上）

皇上陛下，余與（俄國）皇子 Engalitschew 上校之談話，不敢遺漏弗報。

該皇子云：『此次對於中國開戰，我們甚感不便。我們希望西比利亞鐵路之建築，不爲所阻。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後，滿洲將如已熟之菓，落在我們手中。中國方面情形，因北京之佔領，誠然大爲變遷；但其前途如何，尙不可以預測。現在第一步決定，先將礮兵兩旅停止動員。使我們最爲憂慮者，厥爲日本。我們相信日本現正預備派遣兩萬軍隊，前赴高麗南部。我們亦將因此在此高麗北部，集合第三西比利亞軍團。我們自己決無併